



杜詩註解

七

~ 16
1197
7



門八和6
歸
卷

讀書堂杜工部詩集註解卷之十一



柳璟子孚

滄陽張

滑上若評註

男

榕端樸園校訂

橋恆子久

春歸

原註言歸當春時也
○廣德二年成都作

苔徑臨江竹。茅簷覆地花。別來頻甲子。歸到忽春華。流倚
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水靜。輕鷺受風斜。受字妙世
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此身醒復醉。乘興卽爲家。

五排之尤雅者。○有涯見生命有定卽
多梗不足憂。故欲付之一醉。公真悟矣。

歸來

客裏有所適歸來知路難開門野鼠走散帙壁魚乾申云久客

入門荒涼在目洗杓開新醞低頭著小冠本作拭小盤先生云著小冠勝憑誰給

翹葉細酌老江干

歸來句事後始知亦痛定思痛意○上有新醞下給翹葉為源源不絕娛老計耳不可言複○書中魚名壁魚

本草謂衣魚

原註謝玄暉詩散帙問所知註帙書衣也定功曰壁魚白魚也俗傳壁魚入道經函中因蠹食神仙字身

有五色人得而吞之可致神仙

草堂

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都適無虞四句

綱之請陳初亂時反覆乃須臾大將赴朝廷謂嚴武羣小起異

圖可見重臣不可輕動中宵斬白馬盟歎氣已麤寫出烏合草草光景西取邛

南兵北斷劔閣隅布衣十數人亦擁專城居偽職其勢不兩

大始聞蕃漢殊兩卒却倒戈賊臣互相誅草竊白相屠戮千古一轍焉

知肘腋禍自及梟鏡徒義士皆痛憤紀綱亂相踰一國實

三公萬人欲為魚唱和作威福孰肯辯無辜眼前列柎械

背後吹笙竽談笑行殺戮濺血滿長衢數語道盡賊子行徑到今用

鉞地風雨聞號呼鬼妾與鬼馬色悲充爾娛色悲兼馬說妙國家

法令在此又足驚吁

以上皆復陳初亂正去草堂後事

賤子且奔走三年

望東吳弧矢暗江海難為遊五湖不忍竟舍此復來雍榛

蕪

此言復歸草堂成都無虞

入門四松在步屨萬竹疎舊犬喜我歸低

徊入衣裾鄰里喜我歸沽酒攜葫蘆

用樂府

大官喜我來

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賓客隘村墟天下尚未寧健兒

勝腐儒

處亂世實如此非憤詞也

飄飄風塵際何地置老夫於時見疣

贅骨髓幸未枯飲啄媿殘生食薇不敢餘

謂不敢求其餘也

錢云寶應元年四月嚴武入朝七月劔南西川節度使徐知道反八月伏誅公攜家避亂往梓州廣德二年武鎮劔南公復還成都草堂此詩云大將赴朝廷羣小起異圖謂武入朝而知道反也北斷劔閣隅謂知道以兵

守要害武不得出也賊臣互相誅謂知道為其下李忠厚所殺也舊註皆誤

原註

洙曰漢高祖刑白馬盟穀梁傳齊桓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鶴曰邛南謂邛州劔閣在

劔州皆蜀道也左傳物莫能兩大漢書兩大不相事戰國策禍起肘腋前漢郊祀志臬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左傳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左傳微禹吾其魚乎光武紀決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為魚左傳至於用鉞趙曰已殺其主故謂之鬼妾鬼馬如匈奴以亡者之妻為鬼妻也鄭曰雉除草也堞矮牆也莊子附贅懸疣古詩食蕨不願餘後村詩話子美草堂詩大官喜我來四句體蓋用木蘭詩云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持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粧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

四松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

語朴而妙

別來忽三歲離立如人長

會看根不拔莫計枝凋傷二句言但得根固即枝傷可勿計也幽色幸秀發

疎柯亦昂藏所插小藩籬本亦有隄防終然振撥損得愧

千葉黃謂人搖損藩籬有傷松枝故其葉萎黃得愧言得不愧也敢為故林主黎庶猶

未康避賊今始歸春草滿空堂覽物歎衰謝謂他物異昔及茲

慰淒涼茲指四松以增長可喜也清風為我起即松間之風故曰清灑面若微霜

足以送老姿聊待偃蓋張我生無根蒂配爾亦茫茫上方樂此

忽憂具見情事○松有根而已無定不足有情且賦詩事

迹兩可忘事迹即指上已無根蒂松有根蒂言勿矜千載後慘澹蟠穹蒼

原註禮記離坐離立師道曰振撥觸動貌抱朴子天陵偃蓋之松容齋五筆曰古今詩人懷想故居形之

篇詠必以草木為比與杜公寄題草堂云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為鄰里隣讀之淒然及歸草堂詩曰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歲離立如人長尤可見一時懷抱也

水檻此言軒前水檻為巨浪所衝不復加葺也

蒼江多風颭雲雨晝夜飛茅軒駕巨浪茅軒字藏檻在內焉得不

低垂遊子久在外門戶無人持高岸尚為谷何傷浮柱歛

謂檻扶顛有勸誡欲葺恐貽識者嗤既殊大厦傾可以一木

支聊支不葺臨川視萬里何必欄檻為二語有頓挫人生感故物慷

慨有餘悲

臨川二句意甚豁達人生凡事皆作此觀省多少心計省多少繁費

破船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起得曠。此遡具舟之由。豈惟

清溪上，日傍柴門遊。蒼惶避亂兵，緬懷邈舊丘。此言避亂去後復回。

鄰人亦已非，野竹獨脩脩。船舷不重扣，埋沒已經秋。仰看

西飛翼，下愧東逝流。言舟失不能遊江海。故者或可掘，新者亦易求。

所悲數奔竄，白屋難久留。此欲更造船而憂所居未定也。

原註 師曰：舫，船傍也。叩之，以節歌。趙曰：晉夏統以足叩船而歌，吳曲。

絕句六首 六首皆舉草堂春夏景雜言之。

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南泥。竹高鳴翡翠，沙僻舞鷓鴣。

原註

夢弼曰：翡翠，羽雀。翠，青羽。雀，上林賦注：鷓鴣，雞黃白色。長頸赤喙。

藹藹花藥亂，飛飛蜂蝶多。幽棲身懶動，客至欲如何。閉戶久實

有此景

鑿井交櫻葉，開渠斷竹根。扁舟輕裊纜，小徑曲通村。

蜀井多泥，用櫻葉交匝其中，以隔之。錢云：交櫻，作井纜也。

急雨捎溪足，斜暉轉樹腰。隔巢黃鳥竝，翻藻白魚跳。

舍下笋穿壁，庭中藤刺簷。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

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鳥棲知故道，帆過宿誰家。

題桃樹

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高秋總餽貧人實來
歲還舒滿眼花簾戶每宜通乳鷺兒童莫信打慈鴟一片慈祥
之寡妻羣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申云結與上不蒙何也

此詩與堂前撲棗任西鄰及安得廣厦千萬間二詩宜
參看皆就一物之微思澤被天下是何等心事昔人鑽
李核者可笑○徑因桃遮故斜三四言既可濟貧又可
供玩簾戶二句又就草堂前別景言之寡妻跟羣盜來
末恨天下一家之時而寡妻羣盜失所如此無人起
而救之前咏桃樹後則直言心事公詩每不拘如此

登樓此廣德二年避亂歸成都作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二句自為詮解錦江春色來

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春自來雲自變觸目皆愁也北極朝廷終不改

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父吟

花近高樓則所見愈明多難正傷心之由○玉壘山名
○時吐蕃陷京師立廣武郡王承宏為帝郭子儀收京
乘輿反正故曰終不改言吐蕃雖立君終無能改於正
命也○時吐蕃陷松維保三州西山近維州故曰西山
寇盜非謂劔南西山也可憐後主句其以代宗任用程
元振魚朝恩致蒙塵之禍而託諷於後主之用黃皓乎
梁父吟公隱以除姦君側匡復
漢鼎自任也其寄興微婉如此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不知從竹參差來幽花欲滿樹小水細

通池歸客村非遠殘樽席更移惟村近故可杯酒流連二句合看方妙看君

多道氣從此數追隨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

公自注老儒艱難時病於庸蜀歎其歿後方授一官○原

註鶴曰即斛斯六乃草堂之鄰公所謂酒伴者

此老已云歿鄰人嗟未休申云無庸更贊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

求二句歎其生不見用死乃授官妻子寄他食貧不能自養也園林非昔遊方及書莊

空餘總帷在浙浙野風秋

原註 洙曰漢文帝召賈誼於宣室司馬相如病免家居茂陵武帝使所忠往取其書相如已死問其妻曰

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言有使來求書奏之於是所忠奏焉天子異之其遺書言封禪事

燕入非傍舍鷗歸祇故池物在人亡之感斷橋無復板臥柳自生

枝形其荒廢遂有山陽作謂作詩多慙鮑叔知素交零落盡又廣言之

白首淚雙垂

前首從本人說到書莊此首方寫書莊荒廢說到已情

原註 洙曰向秀與嵇康為竹林之游後經山陽嵇康之居作思舊賦劉孝標絕交論素交盡利交典

寄邛州崔錄事

寄邛州崔錄事

邛州崔錄事聞在果園坊久待無消息終朝有底忙應愁

江樹遠怯見野亭荒推崔不來之意此亦戲筆浩蕩風塵外誰知酒熟

香以酒招之

原註 洙曰果園坊在成都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山人必精符讖丹藥之術者

關內昔分袂天邊今轉蓬驅馳不可說談笑偶然同道術

會留意先生早擊蒙家家迎薊子處處識壺公長嘯峨嵋

北潛行玉壘東有時騎猛虎虛室使仙童髮少何勞白顏

衰肯更紅望雲悲輶軻畢景羨冲融畢景暮年也羨山人神色和潤也喪

亂形仍役淒涼信不通懸旌要路口此指戍兵守隘者言倚劍短亭

中此公自防身耳永作殊方客殘生一老翁相哀骨可換亦遣馭

清風

原註

後漢方術傳薊子訓有神異之道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常數百人費長房為市椽市中

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翁乃與俱入壺中史記云搖搖懸旌無所終薄

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

玩詩意王侍御必罷官嘗與公同客楚中此于

劍南復相見有贈舊注多失解

往往雖相見飄飄媿此身二句該荆南與蜀在內不關輕綬冕俱是

避風塵謂王與公皆避亂也一別星橋夜此下言與王別三移斗柄春敗亡

非赤壁奔走為黃巾子去何瀟灑余藏異隱淪書成無過

鴈衣故有懸鶉恐懼行裝數伶俜臥疾頻曉鷲工併淚秋

月解傷神會面嗟黧黑此下言與王相見含悽話苦辛接輿還入

楚王粲不歸秦錦里殘丹竈言回成都花溪得釣綸言入浣花消中

祇自惜晚起索誰親伏柱聞周史此段言王侍御至荆南訪公乘槎似

漢臣鴛鴻不易狎龍虎未宜馴客即挂冠至交非傾蓋新

由來意氣合直取性情真浪跡同生死無心恥賤貧偶然

存蕨芋幸各對松筠麤飯依他日昔在楚中窮愁怪此辰今在劍南

女長裁褐穩男大卷書勻申云言初能卷書均妥也湖口江如練蠶崖

雪似銀此段正叙公此日在蜀過訪王侍御名園遊賞之樂惜其相別名園當翠巘野棹

沒青蘋屢喜王侯宅時邀江海人追隨不覺晚欵曲動彌

旬但使芝蘭秀何須棟宇鄰山陽無俗物同遊鄭驛正留賓

出入竝鞍馬光輝忝席珍謂嚴鄭公相敬如席珍也重遊先主廟更歷

少城闔石鏡通幽魄琴臺隱絳脣送終惟糞土跟石鏡結愛

獨荆榛跟琴臺置酒高林下觀碁積水濱區區甘累跼稍稍

息勞筋網聚粘圓鯽絲繁煮細尊長歌敲柳瘦小睡凭藤

輪農月須知課田家敢忘勤浮生難去食良會惜清晨四句

公又言因農務求食不能常聚惜良會即別又挽到一別星橋二句上列國兵戈暗今王德

教淳要聞除狹狹休作畫麒麟二句公但思見禍亂平息不敢望己之功業畫閣也

洗眼看輕薄虛懷任屈伸莫令膠漆地萬古重雷陳末總言交

情又已久要囑之

排律似此卷舒收放一一如意具有仙氣○敗亡指賊言未嘗如赤壁正縱橫耳曾在荆南故借用○錦里句

言肆成都花溪句言入劍南花溪指浣花溪非桃花源
 ○鴛鴻二句必王已解官徜徉○朱云客公自謂雖已
 挂冠不仕然與御史契合○存蔗芋即碩果不食意對
 松筠各保歲寒也○沒青蘋言小舟藏沒於青蘋中也
 ○甘累跼謂欲時其遊處以息塵勞跼足皮厚也○曹
 植詩我有柳瘿瓢○輕薄謂知交翻雲覆雨者虛懷屈
 伸謂王之仕止任
 命無所容心也

原註

洙曰李冰守蜀造橋七上應斗魁七星吳周瑜與
 曹操戰於赤壁敗之漢靈帝時鉅鹿人張角所部

衆皆著黃巾反叛荀子子夏貧衣若懸鶉趙曰春鶯秋
 月人所賞翫而鶯所工者在於逆人之淚月所解者在
 於傷人之神則以亂離疾病之所感也後山詩話云東
 坡居穎春夜對月王夫人曰春月可喜秋月使人愁耳
 坡笑謂子誠知言遂作詞曰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
 腸而老杜云秋月解傷神語簡而益工也洙曰漢末王
 粲以兩京擾亂乃去而依劉表於荊州趙曰洙中公自
 言有消渴病也嵇康絕交書臥喜晚起趙曰洙誰親言

為况蕭索無親之者又音求索之索言將求誰親我乎
 亦通洙曰老子為周柱下史王康琚詩老聃伏柱史晉
 葛洪挂冠不仕鄒陽傳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蜀都賦其
 圃則有瓜疇芋區甘蔗辛薑瀕口在都安縣岷江所經
 蠶崖關名在西山淵明荅龐參軍詩歡心孔洽棟宇惟
 鄰洙曰晉嵇康居山陽又阮籍謂王戎曰俗物復來敗
 人意趙曰漢鄭當時為太子舍人常置驛馬於長安諸
 郊請謝賓客夢弼曰柳瘿謂樽也藤輪謂車也謝鮑詩
 花蔓引藤輪鄭曰瘿猶獸名淮南子
 瘿猶為害帝使羿殺之萬民皆喜

別唐十五誠因寄禮部賈侍郎

原註按史賈至貶岳
 州司馬寶應初召復

故官是年轉
 禮部侍郎

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復為萬里別送子山之阿白鶴
 久同林潛魚本同河未知棲集期衰老強高歌歌罷兩悽

側六龍勿蹉跎相視髮皓白。况難駐羲和。胡星墜燕地。漢將仍橫戈。蕭條四海內。人少豺虎多。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饑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子負經濟才。天門鬱嗟峨。飄飄適東周。來往若崩波。南宮吾故人。白馬金盤陀。雄筆映千古。見賢心靡他。念子善師事。歲寒守舊柯。為我謝賈公。病肺臥江沱。

棲集謂聚首之地。○勿蹉跎欲令六龍少駐也。○胡星二句朱謂史朝義傳首而僕固懷恩尚叛也。○慎莫投即下易子食謂勿出而投人也。如虞人網羅獸猶知畏。何況於人。正申明莫投意。○天門句即君門萬里意。○盤陀馬鞍飾。○守舊柯屬其無改素節也。

原註 洙曰羲和以六龍御日。漢天文志旄頭胡星也。左傳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夢弼曰虞羅謂虞人之羅。設以捕獸也。古今詩話云梅聖俞愛杜詩蕭條四海內。人少虎狼多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饑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如此等句含蓄深矣。殆不可模倣。漢官儀曰泰山東上七十里至天門。洙曰南宮禮部也。夢弼曰昔賈逵為禮部侍郎。常乘白馬。故於賈至亦云念子善師事。勉唐生事。賈至也。師曰病肺公自謂也。

長吟

江渚翻鷗戲。官橋帶柳陰。江飛競渡日。草見踏青心。已撥形骸累。真為爛熳深。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

吟咏得意之景

競渡踏青不必一時事。俱可供詠。○爛熳謂景物艷麗花明時也。○詩到至處只是一穩字。公云晚節漸於詩律細。非細不能穩也。可見語不驚人死不休。尚帶少年意氣。

歸鴈

東來萬里客。亂定幾年歸。腸斷江城鴈。高高正北飛。見已不

能如鴈也

絕句二首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燕銜泥故沙暖睡鴛鴦。

原註富貴氣象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然即然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

原註鶴曰韋諷居在成都時為閬州

錄事曹將軍名霸明皇雜錄云陳人馮紹正曹霸鄭虔皆善繪畫時稱神妙

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載。

人間又見真乘黃。曾親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

殷紅瑪瑙盤。婕妤傳詔才人索。盤賜將軍拜舞歸。紈綺

相追飛。紈綺追飛寫來生色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

昔日太宗拳毛騮。近時郭家獅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復

令識者久歎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謂畫中有

邊塞肅殺之氣其餘七匹亦殊絕。迴若寒空動煙雪。霜蹄蹴踏長

楸間。申云不須看畫馬官廝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

高氣淡穩借問苦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支遁。止一語及韋入得自

然○原註以主人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

對支遁豪氣橫出○驪○磊○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又以真馬形畫自從獻寶朝河

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

鳥嘯風○從畫馬及真馬從真馬及時事慨歎無窮○原註長篇意外淪痛險絕

風格之老神韻之豪鍼線之細可謂千古絕調○杜詩詠一物必及時事感慨淋漓今人不過就事填寫宜其

興致索然耳○乘黃名馬○末寫明皇上昇用穆天子作隱語即漢武射蛟相形亦寫明皇好大喜功也

原註名畫記江都王緒霍王元軌之子多材藝畫鞍馬擅名鄭曰貌莫角切下屢貌同夢弼曰明皇有馬

名照夜白嘗命曹將軍畫以為圖按唐會要明皇在藩邸居興慶里宅有龍池湧出日以廣至開元中為興

慶宮趙曰言曹將軍所畫之馬乃真龍也故能感動龍池如此鄭曰殷烏開切婕妤官也唐制內官婕

好才人各九人此言太子遣婕妤傳詔令才人取瑪瑙

盤賜將軍將軍拜舞而歸鄭曰太宗有六駿皆平盜時

所乘拳毛騶乃平劉黑闥時所乘也洙曰郭子儀收復

京師代宗以九花虬賜之一名獅子驄莊子馬蹄可以

踐霜雪維摩經龍象蹴踏非驢所堪曹子建詩走馬長

楸閒世說支遁字道林嘗養馬人有譏之者荅曰貧道

愛其神駿聊復畜爾今公以支遁養馬韋諷藏畫馬皆

苦心之所愛也希曰明皇幸驪山王毛仲以廐馬數萬

從每色為一隊相間若錦繡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陽

紆山河伯馮夷之所居是為河宗天子乃沉璧禮焉河

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下寶器今云朝河宗者

言河宗朝而獻寶也前漢志元封五年漢武自潯陽

江親射蛟江中獲之夢弼曰穆天子西征而歸未幾上

升此以比明皇今已升遐無復幸驪山矣長安志明皇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上謂之官也

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嗷嗷。十載供軍食。庶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貪吏自肥無所顧忌誅求何多門。賢者貴為德。

正於難措手處勉力韋生富春秋。洞徹有清識。操持紀綱地。喜見朱

絲直。當令豪奪吏。自此無顏色。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蝥賊。

救濟要訣揮淚臨大江。高天意悽惻。行行樹佳政。慰我深相憶。

是一則致治寶訓不當作詩讀
○去蝥賊即去豪奪之吏也

原註春秋富出漢書注云言年幼也。比之於財方未匱竭。故謂之富。希曰喬琳歷四州刺史。嘗謂錄事參

軍曰子綱。紀一郡能劾刺史乎。故六帖亦謂之綱。紀掾鮑昭白頭吟。直如朱絲繩。管子曰。凡輕重散斂。以時平

準故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人也詩去其蝥賊及其蝥賊馬曰樹立也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

采風流今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

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原註突兀四語自是筆意至此非思致所及開

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

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

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

貌不同。言傳寫不肖也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閭闔生長風。詔謂

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觀意匠語漸老斯須九重

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

相向對寫入妙至尊含笑催賜金圍人太僕皆惆悵惆悵更深於笑蓋喜

極而繼之以歎也弟子韓幹早入室借此反形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

畫肉不畫骨忍使驂駟氣凋喪將軍盡善蓋有神必逢佳

士亦寫真卽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貶仗至此途窮

返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

壑纏其身又以慰之○原註首尾悲壯動盪皆名言

原註 趙曰魏武曹公操也霸乃操之後其門第最清高
至宗末年得罪削籍為庶人左傳三后之姓於今

為庶葛常之詩話子美丹青引云將軍魏武之子孫於

今為庶為清門元微之去杭州詩亦云房杜王魏之子

孫雖及百代為清門則知子美當時已為詩人所欽服

如此殘膏餘馥沾丐後人宜哉故微之云詩人已來未

有如子美者也夢弼曰晉李夫人名衛善書嘗云有一

弟子號王逸少用筆咄咄逼人也呂氏童蒙訓云謝無

逸語汪信民云老杜有自然不做語到極至處者有彫

琢語到極至處者如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

雲此自然不做語到極至處者如金鐘大鏞在東序

冰壺玉衡懸清秋此彫琢語到極至處者也洙曰唐貞

觀中畫李靖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太宗為序趙曰凌

煙畫像顏色已暗而曹將軍重為之畫故云開生面用

字所出則左傳狄人歸先軫之元面如生也後漢志進

賢冠古緇布冠儒者服也太宗嘗自製長弓大羽箭皆

倍常制以旌武功褒公段志立鄂公尉遲敬德也謂觀

容齋五筆云韓公人物畫記其敘馬處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秦少游謂其敘事該而不煩故倣之作羅漢記坡公賦韓幹十四馬詩誦之蓋不待見畫也詩之與記其體雖異其布置鋪寫則同老杜觀曹將軍畫馬圖引視東坡似若不及至於丹青引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不妨獨步也杜又有畫馬讚云韓幹畫馬毫端有神四蹄雷電一日天池瞻彼駿骨實惟龍媒之句坡公九馬讚言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子美所為作詩者也其辭云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為作頌偉哉九馬讀此詩文數篇直能使人方寸超然意氣橫出可謂妙絕動宮牆矣夢弼曰圍人掌養馬太僕掌車駕夢弼曰韓幹大梁人善寫貌人物尤工鞍馬初師曹霸王右丞維見其畫推獎之官至寺丞楚詞志坎墮而不違注不遇貌

寄李十四員外布十二韻

公自注新除司議郎萬州別駕雖尚伏枕已聞理裝

名叅漢望苑職述景題輿巫峽將之郡荆門好附書

附書謂致

書招李以下皆以詩代書也

遠行無自苦內熱比何如正是炎天潤

潤謂

途長那堪野館疎

疎謂館少○二句言陸路不可行

黃牛平駕浪畫鷁上凌

虛言其浪湧舟險

試待盤渦歇方期解纜初悶能過小徑

招李過已避暑

入秋方行自為摘嘉蔬渚柳元幽僻村花不掃除宿陰繁素柰

過雨亂紅蕖寂寂夏先晚泠泠風有餘江清心可瑩竹冷

髮堪梳直作移巾几秋帆發敞廬

通首招邀眷戀之至可謂篤至是真朋友

原註

洙曰漢博望苑武帝為戾太子置之使通賓客從其所好夢弼曰司議太子武官也以李布新除司

議郎故用博望苑事洙曰後漢周景為豫州刺史辟陳蕃為別駕蕃不就景題別駕輿曰陳仲舉座也內熱字

出莊子黃牛峽名脩可曰畫鷁者船頭畫為鷁以厭水神郭璞江賦盤渦谷轉

寄董卿嘉榮十韻

聞道君牙帳防秋近赤霄下臨千雪嶺却背五繩橋海內
久戎服京師今晏朝犬羊曾爛熳宮闕尚蕭條猛將宜嘗
膽龍泉必在腰黃圖遭汚辱月窟可焚燒謂宮殿會取千戈
利無令斥候驕居然雙捕虜自是一嫖姚落日思輕騎秋
天憶射鵰雲臺畫形像皆為掃氛妖

武備象獸以爪牙為衛故軍前大旗謂之牙旗軍帳謂之牙帳後遂以牙為衙○黃圖疆宇圖籍猶今黃冊月窟言宮殿高如月窟也○斥候寇犯舉火言早除寇亂無令烽火盛也○雙捕虜二句贊董輕騎射鵰俱指董

所統精卒言

原註

鶴曰防秋近赤霄言列戍西山三城之高也洙曰雪嶺即西山繩橋在岷江史記越王句踐反國苦身勞思飲食嘗膽不忘會稽之恥龍泉楚王劍名趙曰書有三輔黃圖言秦漢宮苑制度長楊賦西壓月窟西域傳斥候百人五分之夜擊刁斗自衛漢光武拜馬武捕虜將軍明帝初復拜武捕虜將軍霍去病為嫖姚校尉北史斛斯光工騎射嘗射一大禽形如車輪而下乃鵰也邢子高曰此真射鵰手當時號為落鵰都督趙曰漢明帝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

青絲

原註此詩言僕固懷恩之亂按史是年僕固懷恩反以兵合吐蕃入寇南史侯景傳初童謠云青絲白馬壽陽來及景之叛乘白馬青絲以應讖

青絲白馬誰家子麤豪且逐風塵起不聞漢主放妃嬪近

靜潼關掃蜂蟻殿前兵馬破汝時十月卽為壘粉期未如
面縛歸金闕萬一皇恩下玉墀

為朝廷招降叛賊攝之以威誘之以利○錢云此詩言僕固懷恩之亂也廣德二年懷恩謀取太原又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是時懷恩乘吐蕃入犯之後阻兵犯順故曰靡豪且逐風塵起上初遣裴遵慶詣懷恩諷令入朝又下詔稱其勛勞許以但當詣闕更勿有疑而懷恩皆不從故有末二句○妃嬪懷恩以猜嫌入回紇沒其家入後宮大曆四年以其女為崇徽公主嫁回紇可汗故曰不聞漢王放妃嬪言懷恩獨不為妻孥計亦隱刺代宗也舊注引肅宗放宮人事非是

原註

鶴曰殿前兵馬謂神策軍十月卽為壘粉期告以必破亡之證也

黃河二首

以黃河分西北軍豈回紇助兵駐河北軍容甚盛而蜀兵屯河西轉餉不繼耶

黃河北岸海西軍椎鼓鳴鐘天下聞鐵馬長鳴不知數胡

人高鼻動成羣

當謂花門事若吐蕃則無俟言動成羣也

此言海西軍太盛宜防之也○錢云雍王至陝州回紇可汗屯於河北與僚屬從數十騎往見之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左部為前鋒此所謂河北海西軍也舊註指吐蕃入寇謬

黃河西岸是吾蜀欲須供給家無粟願驅衆庶戴君王混

一車書棄金玉

欲上貴菽粟而賤金玉此足兵致治之本

錢云此憫蜀人之困而願君王之無侈猶不寶金玉之義○蜀謂蜀軍供給謂供餉也上有海西軍故次首止言吾蜀知為蜀軍杜詩必通看活看方解

揚旗

公自注二年夏六月成都尹鄭公置酒公堂觀騎士試新旗幟○原註按元稹誌公墓云劔南

節度使嚴武狀為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又按嚴武是年九月與吐蕃戰於當狗城敗之故公初在幕中因觀揚旗而作此詩

江雨颯長夏府中有餘清我公會賓客肅肅有異聲初筵

閱軍裝羅列照廣庭庭空六馬入駮駮揚旗旌迴迴偃飛

蓋熠熠迸流星來纏風颺急此揚去擘山嶽傾此抑材歸俯身

盡妙取略地平此旋抑虹蜺就掌握舒卷隨人輕總言便

伎倆八三州陷犬戎但見西嶺青言止遙望不能克復公來練猛士

欲奪天邊城此堂不易升言節鉞之職難盡庸蜀日已寧吾徒且

加餐休適蠻與荆

羽獵賦曳彗星之飛旗○材歸謂假捷之才從馬上俯身至盡妙取謂妙於取旗從地下平掠之也畧與掠同

原註 鄭曰駮駮馬搖頭也趙曰三州陷言去年冬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軍中醉飲寄沈八劉叟

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軟沙欹坐穩冷石醉眠醒野膳

隨行帳華音發從伶數杯君不見醉已遣沈冥

華音中華之音想本地多巴渝之調故特重此耳○沈冥當作寂寞看方與上二句通

立秋日雨院中有作廣德三年秋都府幕中作

山雲行絕塞大火復西流飛雨動華屋蕭蕭梁棟秋窮途

愧知已暮齒借前籌已費清晨謁那成長者謀謂公以屬官謁嚴而

無老謀以佐之。解衣開北戶，高枕對南樓。樹濕風涼進，江

喧水氣浮。禮寬心有適，禮寬可悟自是節爽病微瘳。主將

歸調鼎，吾還訪舊丘。公不樂居幕中可知

原註 洙曰：張良願借前箸以籌之，公謂晚年得預嚴府

參謀也。趙曰：禮寬心有適，謂嚴武待以禮數之寬。病微瘳，公素有肺疾也。洙曰：主將謂嚴武公期武還朝秉政，日吾當遂歸計矣。舊丘指長安故居。

奉和嚴鄭公軍城早秋 原註是年九月嚴武破吐蕃於當狗城遂收鹽州城

秋風嫋嫋動高旌，玉帳分弓射虜營。已收滴博雲間戍，賊退

不用戍故收戍卒欲奪蓬婆雪外城。

原註 抱朴子外篇軍在太乙玉帳之中不可攻也。鶴曰：滴博，西山城名。雲間言其高高適上。疏所謂在窮

山之巔，公西山詩轉粟上青天是也。蓬婆乃吐蕃城名，在雪山外，故云幾欲奪之矣。

軍城早秋

鄭國公嚴武

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雲邊雪滿西山。更催飛將追驕虜，莫遣沙場匹馬還。

何等氣槩。嚴詩豪健無匹，宜其以風雅重公，可謂同調。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幕府秋風日夜清，澹雲疎雨過高城。葉心朱實堪時落，原

堪者不堪也階面青苔先自生。復有樓臺銜暮景，不勞鐘鼓報

新晴。俗占鐘鼓聲亮則知天晴浣花溪裏花饒笑，肯信吾兼吏隱名。

首二句言院中景下六句皆懷西郭茅舍公未得歸舍故舍中果落苔生五六又言舍中有樓臺可供眺望不似院中高城壅塞必待鐘鼓之報始知其晴也○公在幕中時多不能常任茅舍故花笑不信公以吏而兼隱也○錢云此公有不樂於幕府者也明年正月遂行歸草堂

原註

汝南先賢傳鄭欽吏隱於蟻陂之陽夢弼曰晉山濤吏非吏隱非隱

到村

碧澗雖多雨秋沙先少泥蛟龍引子過荷芰逐花低老去
參戎幕歸來散馬蹄稻梁須就列榛草即相迷蓄積思江
漢頑疎惑町畦江漢楚地○原註久有意出蜀不曉暫酬
知己分還入故林棲人事分爾我始幕中有不合故也

西京雜記瓠子河決有蛟龍從九子自決中逆上入河噴沫流波數千里○稻梁謂就微祿榛草謂久不歸舍

路逕
茅塞

原註

曹子建詩俯身散馬蹄蒼舒曰莊子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

村雨

觀詩看朱紱正是在幕為郎官時事乃在幕懷西郊茅舍作曰村雨懷江村之雨也舊苦雨訛

雨聲傳兩夜寒事颯高秋因雨挈帶看朱紱開箱觀黑裘曾寒

挈帶觀裘所以禦寒世情只益睡謂世情涼薄可悶盜賊敢忘憂松

菊新霑洗茅齋慰遠遊

原註

洙曰公為尚書員外郎服緋故用赤紱也挈一作攬

倦夜

竹涼侵臥內野月滿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則星

稀○化暗飛螢自照又得之水宿鳥相噀萬事干戈裏空

悲清夜徂

原註螢照鳥噀以為賦景則淺以為興比則長作者於

自論其詩得味外味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暮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噀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

白水魚竿客清秋鶴髮翁胡為來幕下謂漁舟也祗合在舟中

黃卷真如律青袍也自公老妻憂坐痺幼女問頭風平地

專欲倒分曹失異同禮甘衰力就義泰上官通疇昔論詩

早謂公以論詩受知於嚴光輝仗鉞雄寬容存性拙翦拂念途窮露

衰思藤架煙霏想桂叢徒思草堂而不得去信然龜觸網直作鳥窺

籠西嶺紆村北南江遶舍東此言草堂之勝竹皮寒舊翠椒實雨

新紅浪簸船應坼杯乾甕卽空藩籬生野徑斤斧任樵童

束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二句百種情事周防期稍稍太簡遂忽

忽二句合看非不欲加周防而性不可改曉入朱扉啓昏歸畫角終不成尋

別業謂草堂未敢息微躬烏鵲愁銀漢鴛鴦怕錦幪會希全

物色時放倚梧桐原註卽據槁梧而瞑但增桐字迥異

黃卷句謂簿書督責之嚴韓退之上僕射書使院故事
 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唐藩鎮之屬想皆
 然○自公謂幕賓之服亦錫自公家○專欵倒謂病體
 支離不能久坐時蓋坐痺濕病○失異同言不知分異
 同也○生野徑謂久不歸徑上為人架藩籬也○太簡
 謂性過疎簡遂至諸事草率忽忽畧也○愁銀漢即
 填河事○錦幪謂以美錦覆於鞍上駑馬反畏羈
 束也○物色物之本色謂得全其閒曠之本色也

原註

趙曰上官指嚴武公在幕府得關通於上官矣洙
 曰龜觸網用史記龜策傳神龜抵網而遭漁者得

之鳥窺籠用潘岳秋興賦池
 魚籠鳥而有江湖山藪之思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角。聲。悲。自。語。中。
 天。月。色。好。誰。看。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已。忍。

伶俜十年事強移棲息一枝安

觀強移字知在幕下大非公意

前四句夜景後四句心事然悲語誰看又情景合

樹間

當是幕中樹

空寂雙甘樹婆娑一院香交柯低几杖垂實礙衣裳滿歲
 如松碧跟同時待菊黃跟幾回霜葉露乘月坐胡牀

送舍弟穎赴齊州三首

岷嶺南蠻北徐關東海西此行何日到送汝萬行啼首四句以

蜀齊相去之遠較之絕域惟高枕清風獨杖藜危時暫相見衰白意
 都迷暫見又別故心緒憤亂

三首全是至性不落文字○第一首先憂其去第二首又望其來末首方實指兼計去來說及諸姑兩弟正赴齊州之故

原註 趙曰徐關齊地言弟自岷蜀起發而之齊耳

風塵暗不開汝去幾時來兄弟分離苦形容老病催江通一柱觀日落望鄉臺客意長東北齊州安在哉

原註 鄭曰荊州有一柱觀土人呼為木履觀洙曰成都有望鄉臺乃隋蜀王秀所創

諸姑今海畔兩弟亦山東去傍干戈覓來看道路通傍字多少斟酌是短衣防戰地匹馬逐秋風莫作俱流落長瞻

碣石鴻 末句又望寄書

原註 鶴曰按公作范陽太君盧氏墓誌盧氏所出有適會稽賀馮會稽瀕於海也趙曰齊州近海則是山東矣洙曰趙武靈王好胡服士皆短衣劉孝標廣絕交論附駢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注海畔山也

嚴鄭公塔下新松得霑字

弱質豈自負移根方爾瞻細聲聞玉帳疎翠近珠簾未見

紫煙集松高則雲煙集之虛蒙清露露何當一百丈欲蓋擁高簷

松竹皆公自喻幕中效職之意不能無望於鄭公之培植也

嚴鄭公宅同詠竹得香字

綠竹半含籜新梢纔出牆色侵書帙晚謂籠罩之暗如晚也陰過酒

罇涼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竹自香但令無剪伐會見拂

雲長

原註

孫季昭示兒編云花竹亦有無香者世所共知櫻桃初無香退之云香隨翠籠擎初重則以香言之竹與枇杷本無香子美云風吹細細香枇杷樹樹香則皆以香稱之至於太白又以柳為有香其曰白門柳花滿店香是也若夫荆公梅詩有云少陵為爾添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豈謂海棠無香而不賦乎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十韻得忘字

沱水臨中座岷山赴此堂起得突兀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

直訝杉松冷兼疑菱荇香雪雲虛點綴沙草得微茫嶺雁

隨毫末川蜺飲練光霏紅洲藥亂拂黛石蘿長暗谷非關

雨丹楓不為霜秋成一作秋城玄圃外景物洞庭傍繪事功殊

絕幽襟興激昂至此方點明繪事而專美鄭公從來謝太傅丘壑道難忘

題畫只是以畫為真以真為畫二意即玄元吳道子畫詩亦此意○毫末言小練光謂水光如練○萬物及秋而成作秋成妥玄圃仙境

原註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寰宇記沱水在成都府新繁縣誠齋詩話云老杜山水圖云沱水臨中座

岷山赴此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此以畫為真也會吉父云斷崖韋偃樹小雨郭熙山此以真為畫也

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得溪字公自注池在府內蕭摩訶所開

因是得名○池在成都府內

湍駛風醒酒船回霧起隄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迷坐觸鴛鴦起巢傾翡翠低莫須驚白鷺三用鳥名為伴宿清溪

原註 鄭曰駛疾貌趙曰清溪公指浣花溪爾

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 原註鶴曰公在嚴武幕中自遣悶有作奉呈後如詠竹泛

舟觀岷山畫北池臨眺昔分韻賦詩其情分稠密如此而史謂嚴武中頗銜之不知何所本而云

北池雲水潤華館 闢秋風獨鶴先依渚 衰荷且映空 采菱

寒刺上踏藕野泥中 素楫分曹在 金盤小徑通 謂從小徑向池邊送

酒也 萋萋露草碧 片片晚旗紅 杯酒霑津吏 衣裳與釣翁 二句

言武之好施 異方初豔菊 故里亦高桐 搖落關山思 淹留戰伐

功 公自謂淹留不去欲嚴城殊未掩 清宴已知終 美武之有節不

荒宴也 何補參軍乏 一作參歡娛到薄躬

初冬

垂老戎衣窄 歸休寒色淡 漁舟上急水 獵火著高林 日有

習池醉 陪嚴公 愁來梁甫吟 干戈未偃息 出處遂何心

歸休謂從幕府乞假休沐○公以亂世出仕非其志故曰何心

原註 鶴曰是年十月嚴武攻吐蕃鹽州城克之公在幕府故亦戎衣梁甫吟公以諸葛亮自比也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客從西北來 遺我細織成 開緘風濤湧 中有掉尾鯨 逶迤

羅水族 瑣細不足名 客云充君褥 承君終宴榮 空堂魑魅

走高枕 形神清 空堂無所有 魑魅走極形 荒闕也 領客珍重意 顧我非公

卿留之懼不祥。施之混柴荆。服飾定尊卑。大哉萬古程。今

我一賤老短褐。更無營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歎息富

路子干戈尚縱橫。又推廣言之。因一禱說到。奢侈致禍處所感深矣。掌握有權柄。

衣馬自肥輕。李鼎死岐陽。實以驕貴盈。來瑱賜自盡。氣豪

直阻兵。昔聞黃金多。坐見悔吝生。奈何田舍翁。受此厚貺

情。挽到題上。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振我麤席塵。媿客茹藜

羹。又以麤席相形。

錢云。唐史載嚴武以強俊知名。及卒。其母曰。吾知免官婢矣。史稱其在蜀。恣志逞欲。奸行猛政。窮極奢靡。公時在武幕。故借此諷喻。明僭服之不祥。數奢淫之召禍。至舉李鼎來瑱以深戒之。朋友責善之道。至矣。不然辭。

織成之遺而侈談殺身自盡之禍。不疾而呻。豈詩人之義乎。草堂詩箋。次於廣德二年。在嚴公幕中之作。當從之。杜詩往往可作語錄。訓戒此類是也。

原註 廣雅。天竺出細織成。洙曰。中有掉尾鯨。至水族瑣細。皆言織文也。韓曰。萬古程。謂法度。趙曰。珠宮。言

龍宮也。楚辭。貝闕兮珠宮。舊史。李鼎嘗代崔光遠為鳳翔尹。充本府及秦隴觀察使。來瑱嘗為襄陽節度使。裴茂稱瑱倔強。難制宜。早除之。後貶播州。尋賜死。左傳。州吁阻兵而安忍。洙曰。蘇季子位高金多。莊子。藜藿不糝。

至後

冬至至後日初長。遠在劔南思洛陽。青袍白馬有何意。青袍

九品服時。公在武幕。金谷銅駝非故鄉。梅花欲開不自覺。無心玩賞。棗

一別永相望。憶弟。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詠轉淒涼。末二句為

元白
引端

原註

夢弼曰金谷園銅駝陌非洛陽故鄉之勝境乎劉禹錫詞金谷園中鷲亂飛銅駝陌上好風吹是也

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

簡易高人意。匡牀竹火爐。寒天留遠客。碧海挂新圖。雖對

連山好。貪看絕島孤。羣仙不愁思。冉冉下蓬壺。

首四句從李張畫延客高況說起。括幾許情事後四句方贊畫。不愁思正因已之多愁而羨羣仙也。

原註

淮南子匡牀弱席非不寧許慎注匡安也。

方丈渾連水。天台總映雲。人間長見畫。老去恨空聞。

恨未能躬

勝歷其 范蠡舟偏小。王喬鶴不羣。此生隨萬物。何處出塵氛。

此首虛擬畫上名勝而身不能往。

原註

孫綽天台賦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古聖之所由化神仙之所窟宅洙曰范蠡為越破吳功名遂乃乘扁舟泛江湖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趙曰其圖必畫舟與鶴故以范蠡王喬比之。

高浪垂翻屋。崩崖欲壓牀。野橋分子細。沙岸繞微茫。紅浸

珊瑚短。青懸薜荔長。浮查竝坐得。僊老暫相將。

謂相攜也

此首實贊畫之工。畫應有仙老乘槎故欲與共載。

原註

王子年拾遺記堯時有巨查浮於西海查上有光若星月查浮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名貫月查又曰挂星查羽仙棲息其上。

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

原註鶴曰鄭虔蘇源明是年相繼而亡八哀蘇源明詩中

二云榮陽復寂寞此

詩云凶問一年俱

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蘇直入慘然○公與二子最厚存

亡不重見喪亂獨前途豪俊人誰在文章掃地無羈遊萬

里濶公自謂凶問一年俱白日中原上謂蘇清秋大海隅謂鄭夜

臺當北斗蘇○長安有北斗城泉路著東吳鄭得罪台州去鄭時危

棄碩儒移官蓬閣後蘇穀貴歿潛夫流慟嗟何及銜冤有

是夫道消詩發興心息酒為徒許與才雖薄追隨跡未拘

四句公自謂班揚名甚盛謂二子嵇阮逸相須會取君臣合寧詮

品命殊賢良不必展廊廟偶然趨勝爽風塵際功名造化

鑪從容詢舊學慘澹閱陰符擺落嫌疑久哀傷志力輸俗

依綿谷異客對雪山孤童稚思諸子交情列友于情乖清

酒送望絕撫墳嘔瘡病餐巴水瘡痍老蜀都飄零迷哭處

天地日榛蕪

許與謂公為二子所許○偶然趨言見用不久也○勝

决風塵言二子拔用在風塵戰伐之際其功名一聽之

造化顛倒悲不遇也○從容二句言二子之才尚可用

也八哀詩謂蘇讀書東岳中又嘗為太子諭德故舊學

指蘇謂鄭兵流指諸掌故陰符指鄭○擺落二句言公

與二子為忘形之交今因哀傷而志力灰頽也○情乖

二句言以酒撥悶哭墓無緣也○日榛蕪言因感

傷二子從此天地間事日就荒廢無心料理也

原註鶴日蘇鄭之死適值歲歉廣德二年自秋及冬斗

米千錢故詩中云穀貴歿潛夫八哀源明詩亦云

嗚呼子逝日始泰則終蹇長安米萬錢周喪盡餘喘又此詩末云俗依綿谷異客對雪山孤瘡病餐巴水瘡瘵老蜀都蓋公自敘此時展轉歷綿梓閬間而復來成都也

去矣行

原註鶴曰公在嚴武幕中賦去矣行明年正月果歸溪上鮑注以為天寶間公在率府數

上賦頌不蒙采錄欲辭職而賦此非

君不見鞫上鷹一飽則飛掣

以鷹飽自託亦未妥

焉能作堂上燕銜

泥附炎熱野人曠蕩無覩顏豈可久在王侯間未試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

觀王侯自指嚴武豈公鑒鉤簾奔救之危而作是詩耶無覩顏言不能含羞低顏下色逢人也或武偶有此事公憾之後武因母言省改交篤亦未可知

原註

鮑明遠詩昔如鞫上鷹今似檻中猿魏志呂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布怒登喻之曰登見曹公言

待將軍譬如養鷹饑則附人飽則颺去史滑稽傳注鞫臂捍也前漢志藍田山出美玉長安魏書李預傳預居長安每羨上古人餐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者百餘皆光潤可玩預乃以為屑日服食之

曾孫

塏 正字 坦

讀書堂杜工部詩集註解卷之十一

讀書堂杜工部詩集註解卷之十二

讀書堂

柳璟子孚

滄陽張

潛上若評註

男

榕端樸園校訂

橋恒子久

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

原註永泰元年成都作鶴日時

公自嚴武幕中歸浣花溪

野外堂依竹籬邊水向城

溪上

蟻浮仍臘味鷗泛已春聲

正月

三藥許鄰人斲書從稚子擎白頭趨幕府

簡院內

深覺負平生

酒乃臘內所造故曰臘味○許
斷公之也從擊任之不嚴督也

原註 夢弼曰釋名酒有沈齊浮蟻在
上汎汎然庾信詩浮蟻對春開

營屋

我有陰江竹能令朱夏寒陰通積水內高入浮雲端甚疑

鬼物憑陰沈可駭不顧翦伐殘東偏若面勢戶牖永可安

愛惜已六載茲晨去千竿蕭蕭見白日洶洶開奔湍是芟除後

景快 度堂匪華麗養拙異考槃草茅雖雜葺衰病方少寬洗

然順所適此足代加餐寂無斤斧響庶遂憩息懽

甚疑二句言因太陰晦故不惜翦伐殘傷之也下去千
竿本此○錢云若面勢若順也○代加餐豈即寧可食

無肉
意邪

原註 詩考槃在澗考成也槃樂也今公言養
拙而已非有在澗之槃樂也洗音灑

奉寄高常侍

原註 鶴曰高適為西川節度禦吐蕃師
出無功亡松維等州以嚴武代還用為

刑部侍郎左
散騎常侍

汶上相逢年頗多飛騰無那故人何總戎楚蜀應全未方

駕曹劉不啻過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天涯

春色催遲暮別淚遙添錦水波

全未言未曾展其才抱也○不啻過言其詩尙勝之也
○須汲黯高嘗為諫議有直聲憶廉頗謂西川將卒思

也之

原註

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蜀亦有汶川出西山趙曰高適先除淮南節度後為西川節度故言總戎

楚蜀修可曰方駕並駕也廣絕交論適文麗藻方駕曹王今言曹劉乃曹植劉楨也家語何翅惠哉漢書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言黯之材足以折衝千里也史記廉頗趙之良將也漢文帝嘗歎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

豈憂匈奴哉

春日江村五首

農務村村急春流岸岸深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茅屋還堪賦桃源自可尋艱難昧生理飄泊到如今

言生理艱難暗於料

理故飄泊不能自定出處入幕府祇為生理計耳

首章言農務正急而已獨昧於生理宜乎飄泊春日可歎者一也次言晚年幸逢故人提挈為郎而性耽懶逸

恣意林泉豈能效職春日可歎者二也又次言草堂風景儘好何故年老復為幕職身名俱玷春日可歎者三也又次言扶病假沐方得自由少遂晚計實媿羣才春日可歎者四也未言身在嚴幕雖若王粲依劉未遂賈生之前席懷古傷情春日可歎者五也至末方出春日二字而題中即用之有微意在○乾坤一聯極漂流衰謝之感乾坤之內閱歷已多故曰萬里眼時序之催一生有幾故曰百年心鮑明遠詩爭先萬里途各事百年身句畧同○秋興賦偃息

不過茅屋之下故曰堪賦

迢遞來三蜀蹉跎又六年客身逢故舊公發興自林泉

草堂

○四句述前事過懶從衣結頻遊任履穿藩籬頗無限恣意向江

天○四句發興之實

原註

趙曰蜀郡廣漢郡犍為郡為三蜀鶴曰公以乾元二年冬入蜀至是六年矣洙曰董京威衣百結衣

莊子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

種竹交加翠栽桃爛熳紅。草堂近景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

草堂遠景赤管隨王命銀章付老翁。豈知牙齒落名玷薦賢中。

公有王命詩謂嚴公為王所命大吏而公隨之。時嚴武薦公為工部郎

原註洙曰石鏡雪山皆在蜀中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篆題曰北宮著作公時為檢

校尚書工部郎故云鶴曰公為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考漢表銀章青綬注銀印背紐其文曰章謂刻曰某官之章唐雖無賜印者公謂銀章特指魚袋而言

耳趙曰銀章方賜來故次篇有垂朱紱之句

扶病垂朱紱歸休步紫苔。郊扉存晚計幕府媿羣材。燕外

晴絲卷鷗邊水葉開。申云寫景別鄰家送魚鼈問我數能來。

此首言歸休之樂。起承上首說來。問即問遺

原註洙曰紱古蔽膝也象冕服以韋為之漢傳注云為朱裳畫為亞文也亞古弗字因謂之紱又作蔽。

羣盜哀王粲中年召賈生。二子一以文傳一蒙特召皆在楚中公以自擬登樓初

有作前席竟為榮。宅入先賢傳才高處士名。異時懷二子

公將之楚中故預著異時字春日復含情。

此首係變調。錢云長沙河南寺有賈誼宅而王粲宅在襄陽末二句言異時至楚自當有懷二子然在今春日已先含情復字正對異時說。二子不遇於時猶之處士公亦自悲也

原註洙曰漢末王粲以西京擾亂之荆州嘗思歸作登樓賦漢文帝以賈誼為長沙王太傅歲餘思誼徵

至宣室因問以鬼神事帝不覺前席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春遠

蕭蕭花絮晚，菲菲紅素輕。紅跟花，素跟絮。日長唯鳥雀，春遠獨柴

荆。春遠謂春已去。數有關中亂，何曾劍外清。故鄉歸不得，地入亞

夫營。未言故里，正屯兵也。

原註

按史是年吐蕃雖退而二月党項羌寇京兆之富平縣故云數有關中亂趙曰亞夫營在長安公之

故鄉也漢文帝時周亞夫軍細柳以備胡

暮登四安寺鐘樓寄裴十迪

四一作西

暮倚高樓對雪峰，僧來不語自鳴鐘。因鐘樓著此。不語見僧與已無涉。止是

寂。閨孤城返照紅，將歛。是暮。近市浮煙翠，且重多病獨愁常聞

寂。故人相見未從容。言未得款洽也。知君苦思緣詩瘦，太向交遊

萬事慵。

絕句三首

聞道巴山裏，春船正好行。都將百年興，一望九江城。公欲東下

也故

水檻溫江口，茅堂石筍西。移船先主廟，洗藥浣花溪。此首俱蜀

中景

謾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却釣魚船。

少陵五七絕每以類放見致

屏跡

衰年甘屏跡。幽事供高臥。鳥下竹根行。龜開萍葉過。年荒酒價乏。日併園蔬課。猶酌甘泉歌。歌長擊樽破。

原註

按史是年荐饑京師斗米千錢公以年荒乏酒價之故乃併課園蔬賣以充沽直也世說王大將軍每酒後輒詠魏武樂府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子美歌長擊樽破類此

天邊行

天邊老人歸未得。日暮東臨大江哭。隴右河源不種田。胡騎羌兵入巴蜀。洪濤滔天風拔木。前飛秃鶯後鴻鵠。九度

附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

錢云至德二載吐蕃侵取廓霸岷等州及河源莫門軍寶應元年陷臨洮取秦成渭等州此云隴右河源不種田則河隴尚未盡失至廣德元年始盡取隴右之地也○洪濤句喻干戈縱橫秃鶯句喻奸惡得意而善良阻滯難行也

原註

按史永泰元年三月辛亥大風拔木公有風拔木之句當是紀實也

柵樹為風雨所拔歎錢云此上元二年作

倚江柵樹草堂前。故老相傳二百年。誅茅卜居總為此。五月鬢聞寒蟬。東南飄風動地至。江翻石走流雲氣。榦排雷雨猶力爭。根斷泉源豈天意。二句盡風木相激之狀滄波老樹性

所愛浦上童童一青葢野客頻留懼雪霜行人不過聽竽籟
反形尚非虎倒龍顛委榛棘淚痕血點垂胸臆我有新
深愛如已詩何處吟草堂自此無顏色

豈天意已上已將題事敘明滄波老樹以下又就己今昔哀樂之情言之以致痛惜一往情深

原註蜀志先主舍東南有桑樹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宋玉高唐賦纖條悲鳴聲似竽籟

喜雨

原註按史永泰元年春大旱四月始雨七月又旱遣近臣錄囚蓋是年自春至秋多旱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久旱農事都已休兵戎况騷屑

巴人困軍須慟哭厚土熱滄江夜來雨真宰罪一雪穀根

小蘇息沴氣終不滅久旱驟雨無濟於事謂雨小而田間旱沴之氣未去也何由見

寧歲解我憂思結崢嶸羣山雲交會未斷絕安得鞭雷公

滄沱洗吳越

公自注時聞浙右多盜賊

原註

希曰巴人困軍須當是去年嚴武敗吐蕃於當狗城又克鹽州城時尚未撤其備也滄江指夔州雲

安言按公有雷詩云巫峽中宵動滄江十月雷又云霹靂楚王臺以此知滄江指雲安也國語自子之行晉無

寧歲周禮陰陽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鶴曰按是年裳颺自台州反陷信明等州方伏誅而歙州人又殺其刺史

公託言於雨欲洗吳越謂此

莫相疑行

原註此詩與後篇赤霄行皆為郭英又作也按是年四月嚴武薨五月以郭英又為

成都尹公與英又雖有舊然志不相合遂起去草堂之興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蓬萊

宮自怪一日聲輝赫申云自怪妙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

中書堂往時文彩動人主此日飢寒趨路傍晚將末契託

年少當面輪心背面笑寫盡世情惡薄之態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

好惡莫相疑

當面輪心句謂面是背非也。末言己好勝之心已息。即前上嚴詩所謂分曹失異同勿須欺蒙疑忌也。邵

本以此及後篇皆作爲嚴武發未是

原註洙曰天寶中公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今云中書堂即宰相所坐之

堂也記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陸機歎逝賦託末契於後生

赤霄行

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飲寒泉逢舐觸奇赤霄玄圃須往來

翠尾金花不辭辱言所志者大不以爲意也江中淘河嚇飛燕銜泥却

落羞華屋燕不及孔雀之量以物比之皇孫猶曾蓮勺困衛莊見貶傷

其足以人比之老翁慎莫怪少年葛亮貴和書有篇丈夫垂名

動萬年記憶細故非高賢與赤霄往來照。務大忘細視前不爭好惡又深一層

原註趙曰淘河者鵜鵝也飛燕從江上來爲淘河所疑意謂爭其魚而嚇之燕歸華屋之上負此羞恥銜

泥而却落也蓋用莊子鴟得腐鼠鵠雛過之仰面視之曰嚇注云嚇口拒人也漢紀宣帝初爲皇孫高材好學

亦喜遊俠常困於蓮勺鹵中注云爲人所困辱也蓮勺縣名鹵中鹽池也蓮音輦左傳齊靈公伐鄭高無咎鮑

牽處守及還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秋則鮑牽而逐高無咎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趙日老翁公自謂少年有所指也諸葛亮集有貴和篇此蓋託言不能和則必召辱矣漢文帝與匈奴書朕與單于捐細故注

去蜀

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萬事

已黃髮根上四句說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何必淚長

流公流涕本為君國非自為故歸其責於秉成者

隨白鷗言其飄飄無所定也○大臣即指郭英又非子儀是譏大臣語

宿青溪驛奉懷張員外十五兄之緒

原註鶴曰青溪驛在嘉州犍為

縣時公去成都經嘉戎而至忠渝也

漾舟千山內日入泊荒渚我生本飄飄今復在何許石根

青楓林猿鳥聚儔侶月明遊子靜畏虎不得語中夜懷友

朋一語顧張乾坤此深阻浩蕩前後間佳期付荆楚約張荆楚相會

狂歌行贈四兄

與兄行年校一歲謂差少一年也賢者是兄愚者弟兄將富貴等

浮雲弟竊功名好權勢竊功名好權勢誰肯以此自任讀之正見高雅長安秋雨

十日泥我曹韉馬聽晨雞正竊功名○韉馬駕鞍轡公卿朱門未開鎖

我曹已到肩相齊吾兄睡穩方舒膝不韉不巾踏曉日正

浮雲男啼女哭莫我知身上須繒腹中實今年思我來嘉州

嘉州酒重花滿樓酒重酒濃也樓頭喫酒樓下臥長歌短詠還

相酬四時八節還拘禮又見至情過人女拜弟妻男拜弟幅巾擎

帶不掛身頭脂足垢何曾洗吾兄吾兄巢許倫一生喜怒

長任真日斜枕肘寢已熟啾啾唧唧為何人自道

喜雨

南國旱無雨今朝江出雲入空纔漠漠灑迥一作已紛紛

巢燕高飛盡林花潤色分晚來聲不絕應得夜深聞

原註 趙曰南國指荆楚記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故可言江出雲也

宴戎州楊使君東樓戎州隋以其地為犍為郡

勝絕驚身老情忘發興奇情忘無拘忌也座從歌妓密樂任主人

為坐雖與妓密而妓情未必我屬則樂仍任主重碧拈春

酒輕紅擎荔枝樓高欲愁思橫笛未休吹

原註 曹子建七啓云春清縹酒注縹淡碧也山谷曰拈春酒擎荔枝此主人用歌妓為樂者也按元稹元

日詩羞看弟子先拈酒白樂天詩歲酒先拈辭不得則拈酒乃唐人之語也荔枝雖有數種而膜皆帶粉紅山

谷在戎州詩云王公權家荔枝綠廖致平家綠荔枝試傾一杯重碧色快擎千顆輕紅肌鶴曰山谷在戎州有

廖致平送綠荔枝詩云誰能同此絕勝味惟有老杜東樓詩謂此詩也唐志戎州貢荔枝煎九域志戎州有荔

枝園

渝州侯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渝州古巴國

聞道乘驄發沙邊待至今不知雲雨散虛費短長吟山帶

烏蠻闊江連白帝深二句渝州地勢船經一柱觀留眼共登臨

嵩州逼烏蠻白帝在夔州皆下峽所經之地○一柱觀在荊州公於渝候嚴不至當再候於江陵囑嚴過舟一柱時須留眼共相與登覽也

原註 王粲詩風流雲散一別如雨古詩有長短吟梁益記嵩州嵩山其地接諸蠻部有烏蠻狄蠻洙曰白

帝指夔州因漢公孫述僭偽號白帝城

撥悶一作贈嚴二別駕

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卽醺人乘舟取醉非難事下

峽銷愁定幾巡長年三老遙憐汝揆梅開頭捷有神已辦

青錢防顧直當令美味入吾脣

拙老又是一種○申曰戲筆不可為訓○乘舟取醉謂舟至雲安沽酒不難下峽銷愁又預計沽酒下峽定飲幾巡也○顧直卽顧工所直之價

原註 夢弼曰雲安縣屬夔州今為雲安軍東坡志林退之詩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

補云酒有郢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劔南之燒春杜子美亦云聞道雲安麴米春才傾一盞卽醺人裴鉶作傳奇記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則拋青春亦必酒名也東坡詩麴米春香竝舍聞蓋出於此長年三老川中呼舟師之名夢弼曰峽中以篙師為長年梅工為三老洙曰開頭一作鳴鑿皆行船貌初行船三開頭振拗振也趙曰川人

不以準折一色見錢為青錢

○聞高常侍公自注忠州作○原註按史是年正月左散騎常侍高適卒又按公前有寄高

常侍詩意是寄詩未久而適已卒

歸朝不相見蜀使忽傳亡虛歷金華省何殊地下即致君
丹檻折哭友白雲長獨步詩名在祇令故舊傷

虛歷二句見其有才不展賁志以歿雖生猶死觀末僅以詩傳深痛之也

原註

唐志門下省左散騎常侍二人掌規諷過失侍從顧問又按漢宮闕記金華殿在未央宮白虎觀右秘府圖書皆在焉故王思遠遜侍中表云奏事金華之上進議玉臺之下後世以門下名金華省蓋出此也世說顏回為地下修文郎前漢朱雲上書願斬佞臣張禹成帝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按唐新書高適負氣敢言權貴側目公故有丹檻折之句

宴忠州使君姪宅

忠州漢巴東郡○原註鶴曰詩云出守吾家姪則為杜使君也

出守吾家姪殊方此日歡自須遊阮舍不是怕湖灘樂助

長歌送杯饒旅思寬昔曾如意舞牽率強為看

牽率相牽引也

怕湖灘見非因險阻而住峽程記有四百五十灘○長歌謂公歌詩而筵間樂音適助其逸興以送之末二句言今日相聚酒樂為歡思昔故鄉起舞不過強看以昔則常今在客中則為異數可賞也

原註

洙曰晉阮咸與叔父籍為竹林之遊咸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王戎嘗以如意起舞

○禹廟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雲氣
生虛壁江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

禹廟想建於三巴上流○控三巴謂於上游疏鑿以控制三巴之山水早知謂公早知禹意也公久居蜀知為

全首字壯

上游當控而禹先得之故曰早知

原註

宋玉招魂仰觀刻桷畫為龍蛇些孫莘老云荒庭垂橋柚古屋畫龍蛇蓋橋柚錫貢驅龍蛇皆禹之

事公因見此有感也孔氏書傳四載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櫟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三巴記云閬水東南流三折如巴字故曰三巴十道志渝州巴縣并巴東西是為三巴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

忠州古

忠州三峽內井邑聚雲根小市常爭米孤城早閉門

山縣真景

空看過客淚莫覓主人言淹泊仍愁虎深居賴獨園

申云爭米句與山縣早休市同一荒涼此更入情好笑○早閉門小邑無事且城孤恒畏亂也○過客公自謂莫覓可見忠州使君姪待公甚薄也

原註

蜀都賦三峽注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相去可二十丈左右崖甚高謂之峽江水過其中趙曰雲

根言石也張協詩雲根臨八極蓋取五岳之雲觸石而出則石者雲之根也佛書有給孤獨園

哭嚴僕射歸觀

原註按史嚴武年四十一薨贈尚書左僕射

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老親如夙昔部曲異平生風送

蛟龍雨

謂嚴如蛟龍上升風雨送之而去

天長驛驛營一哀三峽暮遺後

見君情

不是尋常悼亾語○天長言天空長其人已逝也○一哀遂至日暮言其哭之久也○遺後猶言死後見君情公益見嚴之情厚也○杜入蜀實以依武野史所載不盡可據但觀上嚴詩有束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之句則主賓事可知復以白頭趨幕府百感橫集觸事興懷口多微詞大槩非能用公者若八哀歸觀諸詩自是子

語有氣勢

美厚道生前則絕無援附死後則備極痛傷實謂武智畧過人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材武庶足當之故深惜之耳至莫倚善題鸚鵡賦語蓋慮少陵恃才傲物或造禍生江夏之厄是杜良箴亦千古才人韋弦之佩苦心熱腸正英雄本色豈可反以罪嚴

原註

後村詩話云故人感知已之遇季布奏事彭越頭下臧洪盧諶皆不以主公成敗而二其心叔季所謂賓客方翁翁熱時則趨附恐後及時異事改則掉臂而去至有射羿者世傳嚴武欲殺子美殆未必然觀老親如宿昔部曲異平生之句極其悽愴至置武於八哀詩中忠厚藹然異於幕府少年今白髮之作矣李義山過舊府有寄諸椽詩云莫憑無鬼論終負託孤心猶有門生故吏之情可以矯薄俗

放船

收帆下急水卷幔逐回灘江市戎戎暗山雲淅淅寒荒林

無逕入獨鳥怪人看已泊城樓底何曾夜色闌

末言舟行之速

本掛帆至急水則收之防過疾也至回灘曲折則又卷之恐遮蔽也戎戎盛也淅淅閃爍不定也

旅夜書懷

細草微風听危檣獨夜舟星隨平野闊月湧大江流

雄渾之句

等閒星月著一湧字覺不同

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

地一沙鷗

名本以文章著獻賦蒙賞是也官本非老病休救瑄被謫是也却反言之正見忠厚

懷舊

原註鶴曰蘇源明天寶間為國子司業以廣德二年終於秘書少監

地下蘇司業親情獨有君直入慘切與五排故舊那因喪

亂後便有死生分老罷知明鏡悲來望白雲自從失詞伯
不復更論文

原註

師曰老罷知明鏡言覽鏡知其衰老也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此詩似賦其事非託言錢云此及柗樹為風雨所拔歌皆上元

二年作○申曰處處強作託言宋元之見○原註鶴曰公在成都時嚴武死欲依英义而英义驕縱不可託故舍之而去所以託言茅屋為秋風所破蓋深有所感傷也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郊高
者挂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沈塘坳南村羣童欺我老無力
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脣焦口燥呼不得歸

來倚杖自歎息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

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裏裂

寫出穉子癡睡無知情景

牀牀屋漏無

乾處兩脚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

徹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

如山

已凍之不恤而憂天下具此心事方可作詩

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

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原註

碧溪詩話云孟子七篇論君與民者居半其欲得君蓋以安民也觀杜陵詩云窮年憂黎元歎息腸

內熱又云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征賦寄柏學士云幾時高議排金門長使蒼生有環堵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其仁心廣大異夫求穴之螻蟻輩真得孟子之所存矣東坡

問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馬遷但能名其詩耳吾謂老杜似孟子蓋原其心也東坡志林僕嘗問荔枝何所似或曰荔枝似龍眼坐客皆笑其陋荔枝實無所似也僕云荔枝似江瑤柱應者皆憮然僕亦不辨昨日見畢仲游僕問杜子美何似人仲游曰似司馬遷僕喜而不答蓋與曩言會也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

原註永泰元年秋雲安作鶴曰公去成都秋至雲安明年春晚

遷居於夔州城

滿日飛明鏡歸心折大刀轉蓬行地遠攀桂仰天高水路疑霜雪林棲見羽毛月中真景此時瞻白兔直欲數秋毫

十五夜月徹夜皆明公思鄉不寐故二首合極明將落言之○大刀用藁砧詩言刀頭有環望其歸也

原註古樂府藁砧今何在砧砧喻夫也山上復有山出也何當大刀頭刀頭有環言還也破鏡飛上天月

半也

稍下巫山峽跟前猶銜白帝城氣沈全浦暗輪側半樓明刁斗皆催曉蟾蜍且自傾張弓倚殘魄不獨漢家營

此首全咏落月前四句月之將落山遠漸不可見故云稍下城高尙餘月影故曰猶銜浦在下故光暗月已離水際也樓在上故半明光猶在高樓也蟾蜍句言月將落也殘魄將曉之月不獨漢營見虜營亦思歸也○時吐蕃入寇故有刁斗漢營諸語

原註洙曰刁斗軍營中以警夜者張衡靈憲云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蜍趙曰時與吐蕃交兵則張弓於夜皆倚曉月之殘魄不獨漢營為然虜營亦然倚字使宋玉長劍倚天

倚外之

○雲安九日鄭十八攜酒陪諸公宴

寒花開已盡菊蕊獨盈枝舊摘人頻異原註只一頻字而上下二三十年無

不可感語不在多輕香猶暫隨是菊香地偏初衣裕山擁更登危萬

國皆戎馬酣歌淚欲垂

暫隨公自謂陪宴相隨也偏偏僻之地也

原註 夢弼曰裕無絮衣也秋興賦御裕衣風俗記九日登高以禳災厄鶴曰萬國皆戎馬謂其時僕固懷

恩及吐蕃回紇入寇也

雨原註按史是年春早四月始雨七月又旱自春無雷六月始雷

行雲遞崇高飛雨藹而至雲厚方雨首二句有畫意潺潺石間溜汨汨

松上駛亢陽乘秋熱百穀亦已棄皇天德澤降焦卷有生

意前雨傷卒暴今雨喜容易不可無雷霆間作鼓增氣佳

聲達中宵所望時一致致遠近均勻也清霜九月天髮髯見滯穗

郊扉及我私我圃日蒼翠四句是預計恨無抱甕力庶減臨江

費謂有雨則省灌溉之費也

原註 鄭曰駛馬行疾也應璩與岑瑜書云頃者炎旱日更甚沙磧銷燥草木焦卷也莊子子貢過漢陰見

一丈人方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

長江二首

衆水會涪萬瞿唐爭一門朝宗人共挹盜賊爾誰尊因水思君

孤石隱如馬高蘿垂飲猿歸心異波浪何事即飛翻

瞿唐三峽之門兩崖對峙中貫一江望之如門益州記曰灩澦堆夏水漲沒數十丈其狀如馬舟人不敢進○三四句言水猶知朝宗盜賊乃敢犯順爾將舍天子而誰尊乎○末二句言波浪飛翻歸海我之歸心何獨異彼而不得遂乎

原註 洙曰涪萬峽中二郡名瞿唐為三峽之門師曰巴東有灩澦石高二丈許及秋至則纒如馬

浩浩終不息乃知東極臨眾流歸海意萬國奉君心色借瀟湘闊聲驅灩澦深二句形江流之勢未辭添霧雨接上遇衣襟

未言獨立江上眺望不辭衣為雨所沾也

原註 趙曰瀟湘在潭州三峽之水不入洞庭與瀟湘相遠故云色借也

奉漢中王手札

原註鶴曰漢中王貶蓬州刺史今出峽將歸因作書報公而公投以此詩當是王在歸州為太守留度夏而公在雲安適相望也

國有乾坤大王今叔父尊剖符來蜀道歸蓋取荆門峽險

通舟峻江長注海奔主人留上客謂王避暑得名園前後

緘書報分明饌玉恩言接書如拜珍賜也天雲浮絕壁風竹在華軒

已覺良宵永何看駭浪翻入期朱邸雪朝旁紫微垣枚乘

文章老河間禮樂存悲秋宋玉宅公自謂失路武陵源淹泊

俱崖口與王俱寓江邊東西異石根夷音迷咫尺鬼物傷黃昏犬

馬誠為戀狐狸不足論二句指王從容草奏罷宿昔奉清尊

此必王解任歸朝途中奉札答詩也○首句言王所封之國在乾坤內為大○已覺二句言暫留避暑不遠衝浪而行○狐狸句見時盜賊方亂小吏之失不足論欲其以戡定大事入奏也

原註

左思吳都賦矜其宴居則朱服玉饌洙曰唐制諸侯各置邸京師故有邸吏朱邸言邸有朱戶以冬為入期故言雪晉志紫宮垣一曰紫微大帝之座天子之所居也趙曰梁孝王時枚乘在諸文士之間年最高洙曰漢景帝十三王河間獻王德修禮樂被服儒術趙曰宋玉宅在歸州洙曰武陵源在鼎州楚俗語言多夷音曹子建表不勝犬馬戀主之情張綱傳豺狼當道安問狐狸趙曰公言漢中王有懷君之心今入朝草奏既罷必將待宴以奉宿昔之歡也

石硯

公自注平侍御者之硯也

平公今詩伯秀發吾所羨奉使三峽中長嘯得石硯巨璞

禹鑿餘異狀君獨見其滑乃波濤其光或雷電聯坳各盡

墨多水遞隱見

便盡佳硯之狀真有學問

揮灑容數人十手可對面比

公頭上冠貞質未為賤

此比亦牽強公往往如此

當公賦佳句况得終

清宴公含起草姿不遠明光殿致于丹青地知汝隨顧盼

聯坳乃大硯中有低處尤發墨如今硯中心必低非謂硯池坳有高下故水有隱見也○對面謂相對揮毫也此硯必大○當公賦佳句下言此硯當平酒酣賦詩時得供揮寫以終清宴當平起草時又得隨殿中顧盼見足珍重汝即指硯○丹青朝廷潤色之地三公者神化之丹青

原註

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今疑此石乃禹所鑿之餘也詠曰坳硯穴也聯坳謂雙穴相竝各盡墨謂盡墨力所謂發墨是也趙曰平公為侍御頭上冠獬豸乃一角獸而能觸邪此石質剛正可以比之也夢

弼曰起草謂知制誥也漢官儀尚書郎主作文章起草修可曰明光漢殿名三秦記明光殿以金為瓦以玉為階夢弼曰末句謂此硯致之於明光禁中丹青之地得天子之顧盼恩遇非常也

三韻三篇

錢云此詩刺廣德永泰間朝士之趨附元載魚朝恩者

高○馬○勿○捶○面○長○魚○無○損○鱗○辱○馬○馬○毛○焦○困○魚○魚○有○神○君○看○
磊○落○士○不○肯○易○其○身○士不可辱不肯以其身為人所輕易也

蕩○蕩○萬○斛○船○影○若○搖○白○虹○起○檣○必○椎○牛○挂○席○集○眾○功○自○非○
風○動○天○莫○置○大○水○中○大才不可小用原註椎牛所以享眾功謂以牛祭非

烈○士○惡○多○門○小○人○自○同○調○謂與權門同調名○利○苟○可○取○殺○身○傷○權○
要○何○當○官○曹○清○爾○輩○堪○一○笑○清謂肅清說盡千古小人行徑不嫌於直

三首公自喻一生立志行己不苟處而古今君子自待之道不能越此

諸將五首

觀末首乃嚴武歿後首章係代宗永泰元年在雲安作舊註言天寶以來非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此追言祿山破潼關發陵事昨○日○

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盃○出○人○間○見○愁○汗○馬○西○戎○逼○此言吐蕃入寇
曾○閃○朱○旗○北○斗○閑○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

首章責諸將之防邊者言吐蕃入犯陵墓焚毀非解嚴安枕之日也次章責諸將之用胡者言吐蕃入犯不宜專借異類禦寇立意與前章迥別三章刺大臣出將者即如王縉臨邊不過修勸農佃事究無益於救時補衮四章戒中官之出將者任用非人徒使忠良短氣詞意敦厚不露圭角真風人之遺末章則身在蜀中痛惜嚴武而婉刺鎮蜀之非其人故其命題總曰諸將公詩凡長篇累章鋪陳排比首尾照應觀此可以例知○從陵

墓朝廷最大處說到臨邊又從天下大勢說到蜀中一隅總見無禦寇之人以致焚劫蹂躪至此終憶嚴武因其有破吐蕃之功且知己之感存焉五首縱橫開闔反覆唱歎愛國憂君綢繆警戒意極篤至然往往蘊藏不露深得比興遺意與三百篇竝存可也

錢云此詩指漢朝陵墓以喻唐也宮闕陵墓竝對南山有充奉屯衛之盛而不能禁胡虜之入故曰千秋尚入關也祿山作逆繼以吐蕃焚毀未已駸駸有發掘之虞玉魚金盃借尋常陵墓之事以婉言之曰昨日日早時言變亂倏忽不可常保也指西戎入犯之促數故曰見愁汗馬指胡虜焚宮之煙焰故曰曾閃朱旗所以告戒長安諸將者如此。對南山言其險固可守也蒙覆也。北斗閑顧本作殷殷赤色言吐蕃入犯閃旌旗而北斗皆赤也。破愁顏與上見愁應時吐蕃遣使請和公恐諸將玩情故戒之

原註

西京雜記長安大明宮宣政殿初就每夜見數騎遊往其間高宗敕巫祝劉明奴問其所由鬼云我

是漢楚王戊太子死葬於此明奴曰按漢書戊與七國反誅死無後焉得其子葬於此鬼曰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從坐後病死天子於此葬我漢書自有遺誤耳明奴因宣詔與改葬鬼喜曰若改下極為幸甚今在殿東北入地丈餘我死時天子斂我玉魚一雙今猶未朽必以此相送勿見奪也明奴遂奏聞有敕改葬苑外及發掘玉魚宛然見在棺柩之屬朽爛已盡自是其事遂絕南史沈炯傳炯字初明為魏所虜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之陳已思鄉之意其略曰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林玉盃遂出人間今公用此但金玉字異爾舊引孔氏志怪乃女子事也夢弼曰詩首句言漢朝陵墓則是用茂陵玉盃事以避玉魚字改作金盃或引盧充幽婚事蓋但見其有金盃字耳后山詩云初聞橋山送弓劍寧知玉盃人間見蓋亦用沈炯事長安號北斗城漢書材官

蹶張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豈謂盡煩回紇馬翻

然遠救朔方兵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

錢云當景龍時張仁愿築城胡中制其南牧不及百年胡虜作逆回紇助順堂堂中夏借助以資匡復國勢之寢衰如此邊事之倒置如此不亦傷乎是以悲潼關之失隘思唐堯之一旅勸勉河北諸將不應無韓公之老謀以賊遺君父也至子儀自相州罷歸部曲離散承詔兵力甚弱非借回紇協力何以成功杜特謂朝廷不宜全倚異類使成跋扈耳○淮陰背水之戰拔趙幟此當是絕胡人不令拔漢所建之旌也○朔方兵雍王郭子儀所統皆不能取勝又借回紇之兵以救助之○胡來即指回紇為懷恩所誘連兵入寇蹂躪三輔隘險阻不覺謂長安險阻已失也○晉水清言太宗起兵晉陽即李翱所謂神堯以一旅取天下也其感歎深矣○時代宗狼狽出幸徵兵諸道莫有至者故曰獨憂○答昇平謂今日坐享太平而當日播遷諸君全無克復之功豈不自愧

不自愧

原註

希曰景龍間韓國公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蓋欲絕虜道也其後反與回紇和親資其兵同討安史公所以致諸君何以答昇平之恨漢書匈奴自稱為天之驕子而回紇者匈奴之種也故亦得稱天驕至德初郭子儀以朔方軍及安西回紇等兵討安慶緒其後回紇恃功侵擾中國此公所以歎也

洛陽宮殿化為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未全歸禹貢勳門何處覓堯封朝廷衰職誰爭補天下軍儲不自供稍喜

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

即從第六句轉下見王相尚能與屯給軍也

錢曰此責朝廷之大臣出將者也將相大臣當安危重任不思何以歸貢職復封疆補衰職於朝廷供軍需於天下如王縉者不過募耕勸農修承平有司之職業曰稍喜正為僅可之詞以寓貶也○首四句指安史餘孽

言○唐諸鎮節度使多加中書令平章事兼內翰無與補袞事故曰誰爭補○唐府兵制有事為兵無事歸農今農皆為兵不休故用竭不能自供○王縉正相而出將者也曾附元載稍喜見當時將帥即王縉亦不如耳春秋進吳楚之君所以深愧中國老杜贊王相國即此意

原註 漢記秦得百二焉注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滄海指山東薊門言河北洙曰相國謂王

縉也希曰王縉由侍中拜河南副元帥又拜盧龍節度使故此篇首以洛陽言河南即洛陽時為安史所破

迴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全銷越裳翡翠無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錫曾為大司馬總戎皆插侍中貂

譏四
中官

壞事全不覺 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聖朝

錢曰此深戒朝廷不宜使中官出將也楊思勗討安南五溪殘酷好殺而越裳不貢呂太一收珠廣南阻兵作

亂而南海不靖李輔國以中官拜大司馬為殊錫魚朝恩以中官為觀軍容使是為總戎炎風朔雪皆天王之地只當精求忠良以翊聖朝安得偏用一二中人據將帥之重任自取潰敗乎肅代間國勢衰弱不復再振其根本胥在於此斯豈非忠規切諫救世之針藥乎○馬援立兩銅柱於象林南界公從楚望之正在東南故曰回首扶桑○漢侍中常侍乃闕宦加金璫附蟬為飾插以貂毛黃金為竿侍中插左常侍插右○前四句專就南方說後炎風正指此殊錫二句又泛言當日中官統兵之失

原註 前漢西域傳贊孝武之世觀犀布玳瑁則建朱崖七郡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

宮注云昔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又後漢賈琮傳交趾土多珍異產明璣翠羽犀象玳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師曰子美嘗有自平宮中呂太一南海收珠之句蓋廣德元年呂太一為廣州使舉兵叛故翡翠明珠久不貢朝廷說者多引此詩以解太一之事洙曰東晉石勒侵阜陵詔加王導大司馬假以黃鉞

出討之軍次江寧帝視餞于郊趙曰殊錫總戎之句乃深責諸軍徒享高爵厚祿而不能輸忠者也故有下句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所歷自春而秋正憶往時嚴

僕射共迎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

杯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材

錢云此言蜀中將帥也時杜鴻漸代武鎮蜀專事姑息養亂有愧嚴武多矣公詩錦江巫峽指西蜀地形也曰正憶曰往時感今而指昔也如武者真有出羣之材可以當安危之寄而今之非其人可知矣公身居蜀中而風刺出鎮之宗衰故其詩指遠而詞文如此至錢指數舉杯為譏鴻漸縱飲則語氣不順○永泰元年四月嚴武卒此詩作於是秋故云萬壑皆哀時崔旰楊子琳交亂於蜀而鴻漸不能鈴束○共迎中使武之謙慎尊君處○惟軍令分明故得有餘閒舉杯相樂只七字而兵法整暇折衝樽俎之意已備持節之善可以想見

原註 趙曰望鄉臺在城都之北公憶往時曾隨嚴武登此臺以迎中使按武傳兩鎮蜀一刺綿州以寶應

元年正月權令兩川都節制為一六月專以節制西川阻徐知道反不得進為二廣德二年朝廷正以西川合一節度而武以黃門侍郎來為三也按舊史武出為綿州刺史劔南東川節度使兼御史中丞上皇詔以劔南西川合為一拜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劔南節度此當是在乾元二年裴冕為尹之前蓋玄宗以上元元年是七月移居西內已不復干預國事矣而武是時鎮蜀止是節制也合以此為一寶應元年為二廣德二年為兩川節度為三也趙曰安危謂安其危也

承聞故房相公靈輓自閩州啓殯歸葬東都有作二

首 原註鶴曰房瑄河南人罷相後歷漢州刺史廣德元年赴召道病卒閩州權瘞於彼後贈太尉

遠聞房太守 題紀相公詩稱太守史筆○原註稱太守歸正是恨意言人所難言改為太尉誤矣

本言言角卷十二
葬陸渾山一德興王後孤魂久客間孔明多故事安石竟
崇班他日嘉陵淚仍霑楚水還

錢云伊尹作咸有一德以戒太甲瑄建分鎮討賊之議
首定興復之功故以一德興王許之○嘉陵水源出于
嘉陵因名即閬中水也楚水夔以下之
水也嘉陵江在蜀由此而下以入楚江

原註

洙曰伊洛間有陸渾山蜀志陳壽與荀勗等定故
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二十四篇以進晉謝安薨帝

臨于朝堂賜東園秘器朝服贈太傅及葬加殊禮依大
司馬桓溫故事師曰孔明多故事喻房公奏議可為朝
廷典故安石竟崇班喻房公死後竟追贈太尉褒崇之
也蔡寬夫詩話云唐書房瑄傳上皇入蜀瑄建議請諸
王分鎮天下其後賀蘭進明以此讒之肅宗瑄坐是卒
廢不用世多憫之予讀司空圖房太尉漢中詩云物望
傾心久兇渠破膽頰注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歎
曰吾不得天下矣非瑄無能畫此計者蓋以乘輿雖播

遷而諸子各分鎮天下兵劫則人心固所繫矣未可以
強弱爭也今唐史乃不載此語圖博學多聞嘗位朝廷
且修史其言必有自來夫瑄雖不見用而當時建言有
關於利害豈可廢哉惜乎史臣不能為一白之也後村
詩話子美與房瑄善共居諫省也坐救瑄後為哀挽方
之謝安投贈哥舒翰詩盛有稱許然陳濤斜潼關二詩
直筆不少恕或疑與素論相反余謂翰未敗非子美所
能逆知瑄雖敗猶為名相至於陳濤斜潼關之敗直筆
不恕所以為詩史也何相反之有趙曰房
公之喪自閬州起發則由嘉陵江而下也

丹旄飛飛日初傳發閬州風塵終不解江漢忽同流劔動
親身匣書歸故國樓

書劔言其
別無長物

盡哀知有處為客恐長休

丹旄銘旌也風塵謂吐蕃尚亂○江漢句謂房公既歿
與江漢之水同逝也○柩過楚水故盡哀有處而又恐
已之不能
歸里也

別常徵君

兒扶猶杖策臥病一秋強白髮少新洗洗謂沐髮寒衣寬總長

故人憂見及此別淚相忘各逐萍流轉來書細作行

憂見及言憂我而見及於此即上二句也淚相忘言不覺下淚也

近聞

原註按史是年十月吐蕃及回紇入寇京城震恐永泰元年郭子儀乘間與回紇定約共擊吐蕃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是年僕固名臣皆來降次年遣使修好吐蕃吐蕃令首領來朝此紀其事也

近聞犬戎遠遁逃牧馬不敢侵臨洮渭水逶迤白日靜隴

山蕭瑟秋雲高山水還其高深崆峒五原亦無事北庭數有關中

使似聞贊普更求親舅甥和好終難棄

原註

鶴曰唐隴右道洮州是臨洮郡關內道鹽州是五原郡崆峒山古隴右岷州關內原州此皆指關隴而言也夢符曰吐蕃號君長曰贊普趙曰先帝昔嘗和親以公主嫁贊普矣

遣憤

錢云回紇既助順收河北以賊平恣行暴掠代宗冊命可汗論功封左右都督尋為僕固懷恩所誘與吐蕃合兵入寇此詩蓋深憂之也錢敘此詩在前征夫王命之後

聞道花門將論功未盡歸自從收帝里誰復總戎機蜂蠆

終懷毒雷霆可震威可作奏章莫令鞭血地再濕漢臣衣

收京乃子儀之功而收京後乃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誰復總言任用非人不能總理軍務也

寶應元年回紇討史朝義雍王見回紇可汗於河北回紇責雍王不舞蹈引從官李進等各箠一百有死者

鞭血正指此事觀一再字可見

原註

洙曰花門即回紇也左傳君無謂邾小蜂蠆有毒況國乎漢賈山傳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

鄭典設自施州歸

施州今夔州巫山縣。原註唐志東宮官典設郎四人掌太子湯沐

汎掃鋪陳之事裴施州裴晃也以附李輔國貶施州

吾憐滎陽秀。冒暑初有適。名賢慎出處。不肯妄行役。旅茲

殊俗遠。竟以屢空迫。

先說明鄭出遊苦情

南謁裴施州。氣合無險僻。

攀援懸根木。登頓入矢石。

矢石錢作天石申云或亦言兵亂耳若用李廣事則入矢石大

可笑。青山自一川。

敘往施州

城郭洗憂感。聽子話此邦。令我心悅

懌。其俗則純樸。不知有主客。温温諸侯門。禮亦如古昔。救

厨倍常羞。

裴用度甚侈傳載之此亦實錄

盃盤頗狼藉。時雖屬喪亂。事貴

賞匹敵。

匹敵指賓言賞優待之地

中宵愜良會。裴鄭非遠戚。羣書一萬

卷博涉。供務隙他日。辱銀鈎。

想裴善書

森疎見矛戟。倒屣喜旋

歸。

敘其歸來

畫地來所歷。乃聞風土質。又重田疇闢。刺史似寇

恂。列郡宜競借。北風吹瘴癘。羸老思散策。

公自述己將訪裴之意。散策

謂散行仗策也

渚拂蒹葭寒。嶠穿蔦蘿翠。此身仗兒僕。高興潛有

激。孟冬方首路。強飯取崖壁。歎爾疲駑駘。汗溝血不赤。終

然備外飾。駕馭何所益。我有平肩輿。前途猶準的。

以輿代馬紀事

翩翩入鳥道。庶脫蹉跌厄。

初閱似率其結構處甚有意。賞匹敵言當亂時盛設貴與好友共賞也

原註

夢弼曰滎陽鄭氏之郡史滑稽傳履舄交錯杯盤狼籍晉索靖論草書狀婉若銀鈎又書苑歐陽詢工行書森然如武庫矛戟洙曰蔡邕倒屣而迎王粲倒屣不上鞋踵也洙曰後漢寇恂從光武至潁川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鄭曰借讀作吝昔切詩注薦一名女蘿故合而言之曰薦蘿顏延年詩首路蹢險艱馬援銅馬相法曰汗溝欲深長漢書大宛馬汗血

寄裴施州

原註按史裴冕廣德初充山陵使表李輔國所昵劉烜為判官烜抵法冕坐降施州

史刺

廊廟之具裴施州宿昔一逢無此流

言無一人相逢如裴也

金鐘大

鏞在東序冰壺玉衡縣清秋

金鐘以貴重言冰壺以清潔言

自從相遇減

多病三歲為客寬邊愁堯有四岳所至理漢二千石真分

憂幾度寄書白鹽北苦寒贈我青羔裘霜雪迴光避錦袖

言霜雪近裘煖氣輒化

蛟龍動篋蟠銀鈎

稱其手書

紫衣使者辭復命再

拜故人謝佳政將老已失子孫憂

謂可託後人

後來況接才華

盛

後來謂晚年訂交才華即稱裴之多才也

錢曰史稱裴自施移灃以公詩考之裴冕蓋久於施州當是自灃移施也史於移官先後如高適彭蜀嚴武巴綿之類每多錯誤皆當據公詩証之

原註

詩注鏞大鐘也書天球河圖在東序文選清如玉壺冰書在璇璣玉衡夢弼曰四岳堯掌四岳之官

也洙曰漢宣帝曰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乎趙曰白鹽夔州山名此言裴寄書來夔與公又贈之以羔裘也
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
原註鶴曰是年冬崔旰反蜀中

大亂故趙公刮寇至夔夔隸荆南節度也夢弼曰大食國名

太常樓船聲嗷嘈問兵刮寇超下牢牧出令奔飛百艘猛

蛟突獸紛騰逃喻盜賊白帝寒城駐錦袍玄冬示我胡國刀

壯士短衣頭虎毛憑軒拔鞘天為高翻風轉日本怒號冰

翼雲淡傷哀猱鑄錯碧翳鵬鶉膏鉞鏑已瑩虛秋濤鬼物

撇振亂坑壕蒼水使者捫赤條龍伯國人罷釣鼈芮公迴

首顏色勞觀角鷹作芮公得將軍此自指趙公所屬節度而言分閭救世用賢豪趙

公玉立高歌起上是壯士拔刀此乃趙公佩刀起結甚明攬環結佩相終始萬

歲持之護天子得君亂絲與君理亂絲謂盜亂紛紛如蜀絲兩君字當指芮公

江如線針如水原註即水如針荆岑彈丸心未已賊臣惡子休干

紀此又從荆南推之削平天下亂賊魑魅魍魎徒為耳妖腰亂領敢欣喜

用之不高亦不痺痺短也不似長劍須天倚吁嗟光祿英雄

弭光祿古刀名弭以之弭亂也大食寶刀聊可比丹青宛轉麒麟裏謂畫

閣形麟光芒六合無泥滓

刮寇勦寇也。頭虎毛謂頭戴虎毛巾。冰翼薄冰也。○甕長頸瓶想指劍柄如頸而言。○蒼水二句言寶刀可使蒼水使者為之服役龍伯國人不敢釣鼈甚言刀之雄武可重也。○芮公即衛伯玉迴首二句謂節度芮公已知趙公英雄又賞寶刀故顧盼以顏色相勞而用趙刮寇分閭外之任也。○荆岑荆山之岑。○妖腰亂領羣凶之腰領。○英雄弭當是英雄弭亂之具杜詩字句多不明者當活看

原註

十道志三峽口地曰峽州上牢下牢楚蜀分吟夔陵縣有下牢鎮由此而上至夔故曰超下牢夢符

日牧州牧也令縣官也牧出令奔言同赴軍事也爾雅注鵬鵠似鳧而小膏中瑩刀搜神記秦時有人夜渡河

見一人丈餘手橫刀而立叱之乃曰吾蒼水使者也列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鼈洙曰芮公荆南節

度使也左傳衆仲曰以德和民不聞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蜀水至瞿唐則為峽所束如線焉王粲登樓賦取

荆山之高岑後漢隗囂將王元說囂曰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潘岳射雉賦揆懸刀騁絕伎如轉

如軒不高不埤埤與痺通用荆楚故事襄王謂左右曰能為大言者乎宋玉曰方地為輿圓天為蓋彎弓掛扶

桑長劍倚天外王曰善洙曰末句謂趙公必用此刀立大功畫像於麒麟閣也

王兵馬使二角鷹

頂有角毛微起謂之角鷹。原註按史大曆初朝廷嘗以王昉代衛

伯玉荆南節度使此王兵馬使得非昉乎

臺蕭瑟石龍從哀壑杈枒浩呼洵中有萬里之長江迴

風滔日孤光動

王兵馬軍帳必在臺上故先從臺之形勝說起已見肅殺之氣是謂先一層形容手

法甚高。原註起得森聳賦二角鷹不意出此豈可角鷹以逐字逐句某地某事求之哉語有神助正在此等

翻倒壯士臂將軍玉帳軒勇氣也軒舉二鷹猛腦條徐墜目

如愁胡視天地杉雞竹兔不自惜孩虎野羊俱碎易鞬上

鋒稜十二翻將軍勇銳與之敵此處相將軍樹勳起安西

崑崙虞泉入馬蹄白羽曾肉三狡狴食之敢決豈不與

之齊以鷹比王又以王荆南芮公得將軍亦如角鷹下翔

雲惡鳥飛飛啄金屋安得爾輩開其羣爾輩謂王兵馬上有如角鷹此意已

明驅出六合梟鸞分

原註

潘岳西征賦龍嵒逼迫注龍嵒高大貌鄭曰叔桺不齊貌臨海異物志杉雞黃冠青綏常在杉樹下竹兔小如野兔食竹葉孩虎一作溪虎漢書注辟易謂開張而易其本處夢弼曰崑崙虞泉皆在西泉本作淵公避唐諱也洙曰白羽箭也後視獅子也

奉賀陽城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鄧國太夫人

公自注陽城王

衛伯玉也。原註按本傳廣德元年代宗幸陝以伯玉有幹略乃拜荆南節度使尋封陽城郡王嘗是伯玉封王時母同受封也

衛幕銜恩重潘輿送喜頻切濟時瞻上將錫號戴慈親富

貴當如此尊榮邁等倫郡依封土舊陽城國與大名新加鄧國

紫誥鸞回紙清朝燕賀人遠傳冬笋味更覺綵衣春奕葉

班姑史芬芳孟母鄰義方兼有訓此句承孟詞翰兩如神此句承班

委曲承顏體孝騫飛報主身忠可憐忠與孝雙美畫麒麟

其人其事無意不出杜詩真以法勝

原註 漢書注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故曰幕府趙曰衛幕衛青之幕也以陽城王姓

衛用之尤切潘安仁問居賦太夫人乃御籃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趙曰紫誥紫錦之誥也鸞回紙則紙上之字有回鸞之勢也楚國先賢傳孟宗至孝母好食笋冬月無之宗入林中哀號笋為之生後漢列女傳曹世叔妻班彪之女名昭字惠姬博學高才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家音姑劉向列女傳鄒孟軻母三徙而舍學宮之旁軻

嬉游乃設俎豆揖遜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左傳愛子教之以義方麒麟閣名

冬深

花葉隨天意江溪共石根早霞隨類影寒水各依痕易下楊朱淚難招楚客魂風濤暮不穩捨棹宿誰門

隨天意言方冬天意收藏故花葉隨之而落江溪水退故俱見石根隨類影謂早霞所照一片光明隨類皆映霞彩也寒水句與江流復舊痕同意宿誰門謂泊舟

原註 趙曰隨類影言其變態不常隨所類之影而呈現也洙曰楊朱泣岐路謂其可南可北宋玉哀屈原

作招魂

將曉二首

石城除擊柝鐵鎖欲開關鼓角悲荒寒渾星洒落曉山巴

人常小梗蜀使動無還垂老孤帆色飄飄犯百蠻夔楚地本蠻方

原註 地志夔州古巴石城鶴曰蜀使動無還蓋謂上元間劔南東川節度兵馬使段子璋反伏誅寶應初

劍南西川兵馬使徐知道反伏誅明年劍南西川兵馬使崔旰反殺成都節度使郭英乂也

軍吏回官燭謂開關後軍吏取燭回也舟人自楚歌寒沙蒙薄霧落日

去清波壯惜身名晚衰慙應接多歸朝日簪笏筋力定如

何公雖南下而心在朝廷故預計或有見用之日耳

十二月一日三首

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憐愛也一聲何處送書

雁百丈誰家上瀨船

原註子美七律每放蕩此又參差竹枝之此三首皆然

未將梅

藥驚愁眼更取椒花媚遠天明光起草人所美肺病幾時

朝日邊

此觸江景可憐而嗟歸朝無時也○晉劉綦妻元日獻椒花頌預取之以徵春意

原註

趙曰百丈者牽船筏漢書下瀨將軍注引伍子胥有下瀨船此故反用之本一作上水船洙曰明光

殿名漢王商借明光殿起草作制誥夢弼曰子美素有消渴疾趙曰晉明帝云只聞人自長安來不聞人自日邊來故後人以日邊為帝都

寒輕市上山烟碧日滿樓前江霧黃負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船何郡郎新亭舉目風景切茂陵著書消渴長春花

不愁不爛熳楚客唯聽棹相將

此嗟世亂身病而急欲出峽也○雲安冬蒸地煖有烟霧又家有鹽井其俗以女當門戶多販鹽自給○新亭在丹陽○夔為南楚故公自稱楚客○將送也相將乃發棹之狀兩人扶持而送公詩有浮查竝坐得仙老暫相將唯聽言意在買舟而歸

原註

晉王導傳洛京傾覆中州士人避亂江左每至暇日邀出新亭飲宴周顛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

目有江河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眾收淚而謝之漢司馬相如傳相如口喫而善著書有消渴病既病免家居茂陵子美有渴疾故以自比

即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短短桃花臨水岬輕柳絮點人衣春來準擬開懷久老去親知

見面稀他日一杯難強進重嗟筋力故山違

此預擬來春出峽可喜而又歎年老不能歸里也○此首亦變調○豈有豈不有也○公厭居雲安故以出峽為開懷然既嗟故山違又嗟筋力已衰他日春至亦難引杯自樂也

原註趙日十二月一日作詩而有燕子桃花之句何也義在末句他日一杯難強進也蓋逆道其事耳

又雪

南雪不到地青崖霑未消微微向日薄脉脉去人遙
寫盡南雪冬熱鴛鴦病峽深豺虎驕愁邊有江水焉得北之朝
北朝即公

朝日邊心事

送王侍御往東川放生池祖席

東川詩友合此贈怯輕為因詩友在故贈詩不敢輕作况復傳宗近言禪

家宗派相傳以放生池在寺旁也空然惜別離梅花交近野草色向平池

倘憶江邊卧歸期願早知末二句欲王相念速回

曾孫

壇 正字 坦

讀書堂杜工部詩集註解卷之十二

<p>杜詩詳解卷十二</p>	<p>讀書堂</p>	<p>會祭</p>	<p>賦</p>	<p>賦</p>	<p>賦</p>	<p>賦</p>	<p>賦</p>	<p>賦</p>	<p>賦</p>
----------------	------------	-----------	----------	----------	----------	----------	----------	----------	----------



